

第二講

閩南語的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

摘要

任何一個語言都有方言變異，變異以地理分佈的叫做「地域方言」，以社會階層分佈的叫做「社會方言」。一個語言的內部方言不會完全一致、也不會完全不同，方言之間一定是有部分一致，也有部分差異，因此研究方言的一致性和差異性變成方言學上的中心課題。比較方言學與方言類型學的研究是現代方言學的基礎，如果這個問題不先解決，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即無法進行。

本論文以 Uriel Weinreich 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分析模式，分別就閩南語聲母、韻母、聲調等三個層次為例，討論如何分析閩南語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建立其通變系統的方法。

關鍵詞：比較方言學、方言類型學、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通變系統

1 閩南語比較方言學回顧

方言詞表的設計，最重要的預備工作是方言比較，閩南語的方言比較以音韻比較或分類為主，也有少數詞彙和語法的比較或分類。比較值得重視的學者及文獻簡介如下：

1.1 杜嘉德與小川尚義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雖然以廈門音為主，但也附錄了漳州、泉州各地方言，該書〈附錄三〉(1873:609-610)對這些方言的對應關係有很簡單的敘述，並指出台灣是漳腔和泉腔的混合。

小川尚義主編的《日臺大辭典》有很多地方參考了《廈英大辭典》，但在長篇的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1907:193-212)以中古音為座標，對閩南語漳、泉、廈及其次方言，做了非常詳細的比較，並精確地分出讀書音和俗音(白話音)。我把該文看成是第一篇閩南語漳泉音的比較方言學傑作，他對閩南語的熟悉遠勝於後出的董同龢，比較的方法也更有系統。

1.2 董同龢

董同龢在《四個閩南方言》(1959)書末〈比較音韻的材料〉(pp.952-995)、〈四個方言的音系的比較〉(pp. 995-1011)、〈四個方言的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比較〉(pp. 1011-1042)等三篇，比較的「四個閩南方言」包括：廈門、龍溪(漳州)、晉江(泉州)、揭陽(潮州)，此外也比較「國語」和他所擬的「中古音」，比較的層次包括聲母、韻尾、韻母、聲調。閩南語的聲母、韻尾、聲調等的方言變異比較單純，音類比較容易歸納出來；但閩南語的韻母變異相當複雜，光是他所收集的廈門方言韻母就有 59 個，但四個方言的韻類只歸納出 54 類，顯然是大大不足的。

韻類的通變系統(diasystem)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做出來的。首先，董同龢調查所得的資料不夠充足¹，他盡可能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是這樣了。雖然這個共時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太簡單、也不成系統，卻可以說是編纂「閩南語切韻」之類通變系統的第一次嘗試。小川尚義(1907)只是提示了一些重要的方言變異，但是並不企圖做一個完整的通變系統，董同龢是有企圖心的。

歷時比較方面，董同龢也整理出相當詳細的對應關係，雖然就整體而言還是初步的嘗試，但已經指出方言比較對上古音擬測、閩語音韻史研究上的價值與研究方法。小川尚義是比高本漢更前輩的漢語音韻學家，他在 1907 年就已經提出一套不亞於高本漢的中古音系(尤其是聲母)的擬測²，董同龢則是高本漢之後的中古音系音值擬測的重要修正者。但董同龢在做閩南語方言比較的時候完全採用自己方言調查所得的資料，並沒有參考小川尚義的作品，也沒有參考閩南語豐富的傳統方言韻書或辭典之類的文獻，就參考文獻的廣度言顯然是有所不足的，而這跟高本漢以來的方言學家輕視傳統方言韻書或辭典的觀點應該有一點關係³。

1.3 周長楫

周長楫〈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1986)列舉了廈門及舊泉州府九縣市、舊漳州府十縣市以及龍岩、漳平、大田等共 23 個方言點、即所有的福建境內的閩南語縣市的一些字音及聲調調值，並加以詳細的比較。

字音對照表的字音雖然只有 70 個，卻都是經過精選的、足以反映各地方言在聲、韻、調三方面的語音特色的關鍵字。作者指出：

¹ 董同龢在書末也承認「因為材料不夠多，上面的表裏當然留下不少不該有的空檔，還有一些音的對當也有商酌的餘地。」(p.1041)

² 詳參拙著〈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洪惟仁 1994)。

³ 高本漢對於近代新教傳教士等一些他所謂「愛美的」(amateur) 所編的漢語方言辭典採取頗為輕視的態度，這個態度影響了中國語言學家，致使這些方言辭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等 1930 譯本〈緒論〉，又參洪惟仁 1994:45 的批評)。

「這七十條對比材料，是從近兩千條單音詞的調查材料中反復比較抽選出來的。這近兩千個常用單音詞，既照顧到古音中各攝、等、韻、開、合的字，又注意到反映漳〔閩〕南方言語音的特點。這七十條材料注意到典型性、可比性，能反映閩南地區方言的內部差異。所排比的二十三個點均以市區和城關的方音為記音對象。」(p.71)

在簡單的比較之後，作者把上列方言分為五類，而以廈門、泉州、漳州、龍岩、大田為五個標準方言。然後根據方音比較，算出 23 個方言和這五個標準方言的相似度，最後根據相似度決定各個方言的類屬。這篇論文所比較的資料和說明雖然略嫌簡略，但很能抓住重點，其論證方法雖然有一點問題，但其結論應該是可信的⁴。

1.4 陳章太、李如龍

陳章太、李如龍合著的《閩語研究》(1991)一書收了兩篇閩南語方言比較的文章，即〈論閩方言的一致性〉和〈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這兩篇文章分別從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比較了閩語 18 個代表性方言內部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作者比較的是整個閩語，閩南語部分只有廈門、泉州、漳州、龍岩、大田，這對我們從閩語的大格局來了解閩南語的演變很有參考價值，但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一致性和差異性是另一個系統，閩語比較的成果無法直接套用到閩南語來。

上述各家，除杜嘉德外，共同的特點是都採用了中古音系做為比較的座標。這個方法的優點是讓受過漢語音韻學基礎訓練的人比較容易理解，但其眼界也同時受到限制。以音韻的比較言，他們幾乎都只比較漢字音，對於那些沒有漢字的語素幾乎不加理睬；講到聲調，差不多只講主聲調：調類為主，頂多本調、變調，至於變化調：輕聲的類型、小稱詞的變調等等，更是不遑討論了。因此我們認為共時的方言比較不應該侷限於中古音系，而應該以現代方言資料做為比較的材料進行共時的比較。

本文即在這個信念上把現代方言調查資料上做為比較材料，漳泉方言韻書去今未遠，可以做為比較的座標，至於中古音只是參考性質，不做為比較的座標；沒有韻書參考的就用另立變項，總之是由閩南語內部的「通變系統」(diasystem)出發來看閩南語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不用其他的尺度。

⁴ 周長楫(1986)把閩南方言分為 5 類並選出 5 個標準方言並不是根據語料所做的分類，而是根據閩南地區的歷史地理條件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以及當地人的語感而決定的，5 類方言決定之後再拿 23 個方言點的方言特色和 5 個標準方言做比較，證明這種分類是正確的。這種論證方法從嚴密的科學角度來看難免疑慮，但歷史地理條件在方言分區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語感也是一種歸納的結果，所以我們覺得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2 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的運用

近代漢語歷史語言學界一直存在著混淆了共時的和歷時的比較方言學的問題，在我們進入方言的歷史解釋這個議題以前有必要先做個釐清。

比較方言學屬於方言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傳統方言學的比較方法是根據方言文獻、方言調查紀錄，比較方言異同，然後加以歸納與分類。如果都是現代方言的比較，這樣還好，但是中國的漢語方言學家最常進行的比較是方言跟標準語(國語、普通話)的比較以及方言和中古漢字音的比較，這幾乎成了漢語方言調查報告的公式，但是對於真正的方言內部有系統的比較反而比較少(閩語、吳語做得比較多)。這就使我們懷疑它們進行比較的目的是什麼？和標準語似乎是為了民衆學習標準語服務，這個目的和學術研究無關；和中古音的比較又是為了什麼？為了擬測古音？這個目的和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掛了鉤，但是細節問題必須說明清楚，而且共時比較的目的不能只限於為擬測古音服務。

2.1 共時的比較方言學

在這一節中我們先討論一下共時比較的方法，然後再討論比較所得的「通變系統」如何運用的問題。

2.1.1 Weinreich 的「通變系統」(diasystem)

Labov 的老師 Weinreich (1954) 根據英語的方言對應關係提出一個方言比較的模式。他舉的都是 Yiddish 的例子，為便於了解，替換成閩南語的例子。

我們以閩南語央高元音韻類為例，這個變項有四個字類：

- a.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b. 〈珠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臼、舊、主、住、殊、有、霧……。
- c. 〈居居〉類：龍溪漳音 i，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去、魚、豬、佇……。
- d. 〈居居〉類：龍溪漳音 u，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自、思、史、事……。

方言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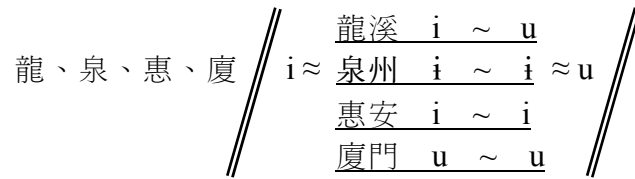
(8)

	基居	居居	居居	珠居
龍溪	i	i	u	u
泉州	i	i	i	u
惠安	i	i	i	u
廈門	i	u	u	u

如表所示這四個方言，四個字類中，有兩個字類有一致性，兩個字類有差異

性。Weinreich 把這種部分相同部分差異的對應關係寫成如下的圖式(scheme)：

(9)



他把這個圖式叫做「通變系統」(diasystem)，其實就是一種共時的方言比較、方言對應關係。在歷史語言學，這種比較方法並不新鮮，但在結構主義的理論架構裡，每一個方言的結構都是獨立的，無法比較的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5)。Weinreich 的貢獻是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應用到共時的方言研究來，並且加以模式化，使得所謂「通變系統」變得非常易解。

不但如此，傳統方言學向來非常重視音值，而沒有結構的觀念，不免陷於鎖碎而缺乏系統，他把結構語言學「結構」(structure)的觀念帶到傳統方言學來，他建議把通變系統裡的「變項」(variable)當成是詞彙與語法層次之上的一個「超系統」(supersystem)，或簡單的稱為「較高層次的系統」(Weinreich 1954:390)。他把這樣的主張和研究方法叫做「結構方言學」(structural dialectology) (詳參 11.4.1 節「變項作為一種結構單位」的論述)，得到方言學界很大的回響而紛紛效法與討論(Cochrane 1959、Moulton 1960、Pulgram 1964……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2.1.2 陸法言的《切韻》

其實，中國的音韻學家對於「通變系統」的研究早在隋代陸法言著作《切韻》(601)的時候就已經做的很成熟了。當時的漢語已經有好幾種韻書，紀錄了不同方言的漢字音。隋開皇初有劉臻等八個人在一起討論漢字音讀問題，覺得諸家分韻這麼分歧，需要一本可以包容南北方言分韻的抽象韻書，亦即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於是決定打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摭選精切，除削疏緩」⁵的大原則，意思是說：如甲地有合韻的現象，而乙地卻分韻時，必須分為兩個韻，也就是「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他把所有古今、南北方言能夠分韻的都盡量分開，終於編成《切韻》這本韻書。換句話說，《切韻》不但是把共時方言抽象化，並且把歷時變化壓縮到一個共時的平面，是一個非常抽象的音韻系統。

《切韻》是中國式的 diasystem，它把漢字的古今方言對應關係整理得有條

⁵ 依丁邦新(1995)分析，參與討論切韻的八人之中有三人代表金陵(江南)、五人代表鄴下(洛陽)，故曰「南北是非」，當時可考的音讀文獻自後漢許慎《說文解字》、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等……故曰「古今通塞」(據周祖謨 1966)。總之是折衷魏晉南北朝時代所見韻書編成的。至於如何除削疏緩，丁文有詳細的解釋。

不紊，通行中國一千三百多年，即使到了今天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下涵蓋現代漢字音的變異。高本漢及早期中央研究院的方言調查就是利用切韻的分聲分韻製作方言調查字表的。

就漢字音的研究目的而言，以切韻音系作為根據有幾個好處：第一個是：可以比較全面的掌握現代方言的漢字音變體；第二：在還沒有進行現代方言比較，整理出一個現代漢語的 diasystem 以前(不論是否可能)，切韻音系是現成的參考座標；第三是：因為切韻音系保存了中古漢語的音韻區別，採用切韻音系做為座標所調查的成果比較容易了解由中古到現代方言的語音變異過程。

可是從共時方言學的立場來看，這樣的做法是有一些問題的，第一個問題是：現代漢語共時的「通變系統」必須是從現代方言歸納出來的，不可以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本韻書來替代現代漢語的「通變系統」；第二：切韻音系涵蓋的是整個漢語系的漢字音讀，但是漢語已經分化成八大語支，說不清多少無法溝通的「語言」，現代漢語經過數千年的歷時演變和方言雜揉，字類的分合錯綜複雜，直接利用切韻韻書反而治絲益綦。第三、他們的調查條項以漢字音為主，但漢字音不等於詞彙的音讀，更與詞法、句法沒有直接的關係，利用韻書來限制方言調查的內容，難免遺漏了許多活語言的現象。

採用《切韻》系韻書做為研究漢語方言的座標，是漢語方言學還在初步的發展階段不得已的解決辦法，但是漢語方言學家如果要做更細密的研究，應該認識它的限制而有所突破。

《切韻》是一部偉大的通變系統研究作品，可惜現代方言學家似乎把他當成一部永遠不能修改的「聖經」一樣，不但把他當成是研究漢語語音史唯一的聖經，也把他當成是研究現代方言的「聖經」。本文呼籲現代方言學家應該趕緊擺脫對於《切韻》的迷信，轉而對現代漢語各個分支語言編輯各自的《切韻》，如現代閩南語可以變成一部「閩南語通韻」之類的韻書。

2.2 通變系統的運用

不論是 Weirich 的 diasystem 或陸法言的《切韻》，上述所謂的「通變系統」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我們認為有兩個用處：

- 一、做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參考系統，以構擬共同語的音韻系統。
- 二、做為共時方言學研究的參考系統，以設計方言調查字表，進行地理方言學的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

不過這兩種研究的目的不同，通變系統需要做一些調整才能利用。分述如下：

2.2.1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運用

「通變系統」(diasystem)專指音韻系統時又稱「通韻系統」(diaphoneme)。

如前所述，陸法言的《切韻》是利用方言比較所做的歸納字類的工作，這是一種共時的比較方言學，他們所歸納出來的「通韻系統」可能反映了更早期的共同語(Common Language)的音韻系統，可是不等於是共同語的音韻系統。因為「通變系統」只是一種方言類型的分類，而共同語的重建是一種縱的演變過程，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高本漢及後來的聲韻學家根據現代方言給這個切韻系統擬測一個音讀，這點類似衍生方言學(generative dialectology)為通變系統擬出的方言基底形式，用以解釋方言的共時差異⁶。但這不是真的在重建一個現實存在的中古方言的音韻系統，而是一種處理方言變異的共時方言學做法。近代漢語音韻史學家以一個擬測的音讀直接對應《切韻》的字類，並宣稱是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這是有問題的。一個虛構的音韻系統無法建構真正的漢語音韻史。現代漢語音韻史學者已經有許多人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並提出重新建構多元、多向的中古漢語音韻系統的建議，這是正確的方向。⁷

至於構擬漢語小方言區的祖語音系，如閩南語祖語的音韻系統，《切韻》這本韻書沒有什麼直接的用途，閩南語祖語的重建需要根據共時閩南語的「通變系統」，我們可以把這個系統稱為「閩南語通韻」。

2.2.2 方言變異過程的解釋

混淆共時比較方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問題也出現在許多方言學家的方言調查報告，在那些作品中，方言學家直接拿現代方言和切韻音系比較，以為這樣就是在替現代方言做什麼解釋了，這同樣有把問題過度簡化的偏差。目前方言學上流行的「古今音對應」只是一種平面的比較，和方言類型學的作業沒有什麼不同，古今音類型學的比較不等於歷史語言學的解釋。

我們所謂「歷史的解釋」，指的是解釋現代方言變異的來龍去脈。方言學不能只是以描寫方言的內容、結構或展示方言變異的類型、及變體的地理分佈或社會分佈為已足，必須進一步讓人們了解為什麼方言會是這樣的形式、這樣的分佈與這樣的發展，這就需要求助於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了。

這裏還是以閩南語的研究為例。如前所述，我們替泉州央元音韻母的漳泉對應歸納成四個字類，這種「通變系統」只是共時的分類。但我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泉州音的 ə，有些字漳州音唸 e，有些字又念 ue，開合口完全相反；泉州

⁶ 有關衍生方言學參見 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9-42)的介紹與討論。

⁷ 〈切韻序〉已經指出《切韻》是南北古今方言的綜合韻書，但 Maspero, H. (馬伯樂, 1920:11) 和高本漢(1954:212)都曾經主張他們所代表的是唐代的標準音，陳寅恪 (1948)、周祖謨(1948)認為參考了兩個地方鄴下和金陵的漢字音。因此丁邦新(1995)主張中古音至少要擬出兩套音系：金陵音系、鄴下音系。張琨(1984)、張光宇(1990)則主張追溯語言真正的歷史，重建多元、多面向的漢語音韻史。

音的 i，漳州音有些字唸 i，有些字又唸 u，變成合口音。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方言學研究只做了一半。

閩南語「火雞」，漳州音(龍溪)是 hué-ke，廈門音 hé-kue，兩者的開合口正好相反。王士元(Wang 1969)說，假設兩個方言有直接的歷史關係，這是一種「開合對調」(flip-flop)，不管是 hué-ke 變成 hé-kue 或 hé-kue 變成 hué-ke，必然是「同時」發生「突變」才有可能發生。而所謂「同時」發生「突變」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如果我們只看兩個方言，當然我們會發生疑惑，懷疑是一種「突變」的現象。可是如果不是突變，兩個方言又是經過什麼過程，變成這種「開合對調」呢？

筆者(洪惟仁 1995f)論證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韻變化的規律。漳州音和廈門音是閩南語祖語(Proto-Minnan)分別由不同的規律演變而來。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的廈門、龍溪的音變規律簡化如下：

(10)

	閩南語祖語	古漳	龍溪		古泉	廈門	
R1:	*uə	→	ue	ue	/→	*ə	e <科檜>類
R2:	*əi	→	*ei	e	/→	*æ	ue <雞稽>類

龍溪的開合口不變，但在廈門運作了兩條音變規律，R1 是一條「介音脫落律」，使得「火」*huə→*hə→he；R2 是一條「介音新生律」，使得「雞」*kəi→*kəe→kue(廈門)。兩條相反的「音變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方言發展的結果，從共時的對應關係看來，好像兩個方言的某些字音開合口「對調」了，可是從歷時演變的觀點看來，根本沒有所謂「對調」的音韻變化發生。

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不一定牽扯到歷時的解釋，當我們做傳統方言學的方言調查時，可以完全不必要知道這個方言的歷史，只要儘量記下我們所聽到的，然後歸納這個方言的音韻系統和語法規則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們要進行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我們事實上不只是對共時的方言現象做靜態的描寫，而已經牽涉到方言發展史的，或語言變化的問題，所以不能不思考到共同語的構擬與變化過程的解釋。

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現代方言的各種變體的來龍去脈有一個了解，方言之間令人困惑的對應關係得到了解釋，展延了共時方言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2.2.3 通變系統在非傳統方言調查上的運用

通變系統所分的字類是從方言比較得來的，這個比較不但可以作為擬測古音

的根據之一，並且可以做為非傳統方言學調查研究的根據。所謂非傳統方言學指的是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和傳統方言學最大的不同是它們把中心放在語言內部的差異性上，如果調查的只具一致性的變項，我們把調查結果繪成地圖的結果，地圖上所顯示的只有一種變體，這個地圖有什麼可看的呢？我們選了一個沒有方言變異的字類做社會方言調查，調查結果造成統計圖，結果老中青、男女都沒有什麼差異，這樣還調查什麼呢？

「變項」有層次性(hierarchical)，一個音韻變項(如韻類)可以包涵著一個、一些或一類具有相同特徵的「詞」(word)或「語素」(morpheme)(如字類)。

音韻變項所涵蓋的範疇用漢語語言學的術語，按聲母分的叫「聲類」、按韻母分的叫「韻類」、按聲調分的叫「調類」，而每一個變項之下又可以再分為幾個範疇，謂之「字類」。

一個「字類」的「涵字」(或稱「轄字」)多寡不一，有些字類涵幾十個字，但有些字類只涵一、兩個字。製作調查字表的時候，為了節省調查時間，通常在每一個字類中選擇少數幾個字，而不是把所有的字都列入調查表中。

如下表所示的漳泉對應的「字類」及其涵字⁸。表中第一、二個字類只涵 1 個字，第三個、第四個字類都管了好幾個字：

(1)

字類	漳州音	泉州音	涵字
1	-o	-ia	鵝(g-)
2	-iaŋ	-aŋ	雙(siaŋ~saŋ)
3	-ia	-a	𠵼(kiā~kā)、奇倚騎(k ^h ia~k ^h a)
4	-ue	-ə	被皮(p ^h -)、培(p-)、粿(k-)……

列入調查字表的都只是代表性質，至於要收入多少字，這要看設計者的研究需要、目的而決定。

一個語言的方言「通變系統」到底有幾個「韻類」或「字類」呢？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以韻類來說，如果要根據「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來分的話，漳泉兩個方言比較所得的「通變系統」的「韻類」不止一百類，如果要把潮州、瓊州都涵蓋進來，字類會更多。即使只限於漳、泉這兩種方言，因為調查資料到現在都還不太齊全，方言變體不斷地發現，有些是不太規則的對應，所以理論上字類的數量永遠也不可能決定。

字類這麼多，如果我們要把所有的字類都看成一樣重要，我們將會有「貓咬刺蝟，不知從何下手」之嘆。因此我們對於所要研究的字類不能不有所選擇，把字類分出一個「重要性」來。我們對所謂「重要性」的判斷立下 3 個評比的標準：

⁸ 下表為了本研究的需要只做漳泉的方言比較，如果再加入潮州、海南島的比較，字類會增加，每一類的涵字會減少。表中涵字不過是舉例性質，實際涵字數需要仔細研究。

- 1) 涵字多的字類比涵字少的重要。
- 2) 涵字常用的字類及比不常用的重要。
- 3) 規則的對應比不規則對應重要。

總之，我們要先對「重要的」字類的常用字詞進行調查、研究，以後有機會才來進行「次要」的字類之調查、研究，這樣研究才有一個進度。至於我們所認定的「重要性」主要是根據傳統方言學的資料決定的，但地理方言學的調查往往又可以發現一些新的變異，每一次新的發現就可能導致我們忙著修改通變系統，同時也要修改地理方言學的調查詞表。

不過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詞表通常都是已經確定為「最重要的」的字類，什麼是重要的變項早就應該確定了，到了進行社會方言調查的時候，才發現有新的變異，這表示這個研究的事前準備作得不充分。

2.2.4 字類命名

西方方言學中對於變項的命名通常只是用一對圓括弧括起來表示，如(x)表示 x 變項。在傳統的漢語方言學是用切韻音系的聲目或韻鏡之類韻圖所示的韻類名稱來為表示，如〈喻三〉、〈喻四〉、〈梗開三〉、〈山攝二三等〉之類。我們既然不用切韻音系做為座標，便不能延用這個辦法。

筆者在〈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一文(洪惟仁 2002)中，採用以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和漳州韻書《雅俗通十五音》的「字母」⁹ 做為複合韻目，替每一個字類命名。

以泉州方言的央元音單音韻母這個變項來說，如表(2)所示，在《彙音妙悟》這本韻書，唸 ə 的歸〈科〉字母，唸 i 的歸〈居〉字母。根據方言比較，這兩個字母的字在漳州《十五音》分屬兩個字母：〈伽〉e、〈檜〉ue 及〈舡¹⁰〉u、〈居〉i 等字母，仿照《切韻》「從分不從合」的做法，我們可以得到四個「韻類」。列表如下：

(2)

	彙音妙悟	泉州音	十五音	漳音	例字
1	科	ə	伽	e	𪗇、塊、短、雪、退

⁹ 傳統閩南語所謂「字母」和中國聲韻學所謂的「字母」(如守溫三十六字母)指的是聲母而言，此外英文所謂「字母」指的拼音符號，但傳統閩南語文獻所謂的「字母」包含不同聲調的舒聲和韻尾發音部位相同的入聲的韻母，如 ing 和 ik 在現代方言學中通常處理成不同的「韻母」，但在《十五音》之類的韻書卻處理成相同的「字母」，所以一個「字母」通常有七個或八個不同聲調的「韻母」，看這個方言有幾個聲調，如泉州音有 8 個調，《彙音妙悟》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8 個「韻母」；漳州音有 7 個調，《十五音》的一個「字母」就包含 7 個「韻母」。

¹⁰ 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的 u 韻目用一個非常罕用的[舟居]合形的字，因為電腦上無字，為方便計改用同音的「龜」字代之。本文所有〈龜〉字母的「龜」字，其本字都是[舟居]合形的字。

2	科	ə	檜	ue	皮、卜、月、襪、粿、過、揆、回、過、配、尾、飛、歲、課、吹、和、被
3	居	i	居	u	白、思
4	居	i	居	i	汝、去、魚、薯、鼠、豬、鋤、語、據、處、煮

字類命名的方式是把第 1 類叫做〈科伽〉類(用角括弧括起來)，意思是這個字類在泉州的《彙音妙悟》歸〈科〉字母，在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歸〈伽〉字母；以此類推，第 2 類叫做〈科檜〉類、第 3 類叫做〈居居〉類、第 4 類叫做〈居居〉類等。這種方法在我們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上證明是有效而方便的。

但是能夠採用這個方法來為字類命名的都屬於重要常用實詞。比較次要的或邊際的變項，譬如輕聲，就不適合這樣的類名，這時我們可以用角括弧把一個「變項」括起來，如〈x〉之類表示一個字類，x 可以代入〈Ts〉表示「傳調」(tone spreading)變項、〈xa〉表示「仔前變調：低調中調化」、〈xxx〉表示「三疊音降調類首字之調型」……。用什麼編碼來指稱這個變項是任意的。

以下我們分聲母、韻母、聲調三個範疇，舉幾個閩南語的字類的研究做為所謂「重要的」變項的示範。這裏所舉的字類及涵字例都出現在我們「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研究計畫的調查字表中。

3. 〈入〉字頭的字類

依照傳統韻書，不論是泉州《彙音妙悟》(1800)或漳州《雅俗通十五音》(1818)甚至是《潮語十五音》，十五音之中只有一個〈入〉字頭，現代泉州音唸成[dz]，漳州音唸成[z]，以下不管音值的細微差別，用一個羅馬字 j 抽象地涵蓋不同的音讀。

事實上閩南語的〈入〉字頭是在變化中，泉州早就開始變成 j→l 了，漳州也進行著 j→g/_i 的變化。在台灣，〈入〉字頭聲母顯然是崩潰之中，主要的方向是變成 j→l，少數變成 g。但重點是：並不是每個字崩潰的速度都一樣，我們已經發現〈入〉字頭是根據韻母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速度，因而〈入〉字頭還可以再細分為幾個次範疇。(詳參洪惟仁 2003 博士論文)

〈入〉字頭的字類主要是根據介音的不同而分類，閩南語的介音有 i 和 u 兩個，傳統漢語聲韻學有 i 介音的韻母叫做「齊齒音」，有 u 介音的韻母叫做「合口音」，而沒有介音的韻母叫做開口音。因而根據介音可以分為三個字類，其中以齊齒韻的字最多，而開口韻的字最少(如表(1)所示，只有泉腔方言可以配開口韻 ə 或 e，這個字類漳音唸成合口韻)。

此外我們也發現，鼻音韻尾對於〈入〉字頭音讀變化的速度也有影響，有鼻音韻尾的韻母叫做「陽聲韻」，本章將證明陽聲韻的變化速度比陰聲韻及入聲韻快。這樣我們可以根據介音和韻尾的不同把〈入〉字頭的字根據韻母的不同分為

5 個字類。如下表所示 (表中陽聲韻類的-N 表鼻音韻末-m, -n 等, 所謂「齊齒韻」是「齊齒非陽聲韻」的簡稱, 「合口韻」是「合口非陽聲韻」的簡稱):

(1) 〈入〉字頭出現的韻母類型

環境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齊齒韻	ji-	li-	ji-	gi-	字、迕、二、日、入、兒、(乳 _漳)
齊齒陽聲韻	jiN	liN	jiN	giN	人、忍、
合口韻	ju-	lu-	ju-	lu-	熱、裕、(乳 _泉)
合口陽聲韻	jun	lun	jun	lun	閏、潤、韌
合/開口韻	jə	le	jue	lue	(掇)

由上表可知, 新泉音不分環境都傾向於:j→l; 但新漳音則要看環境, 在齊齒音的環境下變成 gi, 但在合口韻的環境下, 傾向於不變, 更新的方言也開始變成 lu-, 沒有變成 gu- 的。

但是上述有兩個字漳泉的介音不同, 「_豆乳」字漳音 ji², 齊齒韻; 泉音 ju², 合口韻。又「掇」(揉)字漳音 jue⁵, 合口韻, 泉音 jə⁵, 開口韻; 因為漳泉的環境不同無法做比較, 所以在本研究中就暫時不做為比較的對象。¹¹

按照韻母性質的不同, 漳泉有不同的對應關係, 其「通變系統」(diasystem) 可以分為 5 個字類, 排除漳泉韻母的差異, 漳音韻母環境全同的〈入〉字頭聲母變項可以分為以下 4 個字類(以下各字後面所記的是最保守的音讀):

1. 〈日〉類: 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非陽聲韻, 問卷收了「_喜字」ji⁷、「_進迕」jiok⁴、「₊二」ji⁷、「_日頭」jit⁸、「_入來」jip⁸、「_兒」ji⁵等 6 個字。

這一類的老泉音保存 ji-, 但新泉音變成 li-; 漳腔較能保存 ji-, 但新漳音變成 gi-。

2. 〈忍〉類: 無論漳泉都接著一個介音-i-的陽聲韻, 如「_人」jin⁵、「_忍耐」jim²等 2 個字。

這裏所調查的兩個字都是文言詞, 「人」字的口語詞是 lang⁵, 「忍」的口語詞是 lun², 不論漳泉早就變成 l 聲母了。

¹¹ 另外還有一個「外」字(多), 用於「_外」gua⁷ce⁷一詞, 泉腔方言多唸成 jua⁶, 是「若夥」*jioh⁸ua⁶的合音, 「若」jioh⁸是入字頭, 所以可以說泉腔的 jua⁶後來變成 jua⁷→lua⁷, 應屬〈入〉字頭; 但漳腔方言多唸成 gua⁷, 應屬〈語〉字頭。依梅祖麟(1999)的考證 ua^{7/6}的本字是「夥」, 但這個 g 聲母的來源是什麼, 照梅文末附的資料, 所有閩語的「夥」字都是無聲母, 所以漳州的「夥」字也應該是 ue⁷, 而聲母 g 另有來源, 一個可能的來源是由 jioh⁸變成新漳音 gioh⁸, 然後合音成 gua⁷, 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 可是為什麼只有這個 gua⁷音特別會擴散到整個漳腔方言也很不可解, 既然這個 g 的來源成謎, 成不規則的漳泉對應, 所以也不列入本文討論的對象。

3. 〈熱〉類：這一類無論漳泉都是合口開音節的字，問卷收了「寒熱」
juaŋ⁸、「富裕」ju⁷ 12等 2 字。

這類字新漳音不會變成*gu-；但新泉音照樣會變成 lu-。

4. 〈韌〉類：這類字全部是陽聲韻 un 的字，字表收了「閩月」jun⁷、
「潤去」(反潮)jun⁷/jun³、「美韌」jun⁷等 3 個字。

這類字無論漳腔泉腔都傾向於變成 lun，在各類中是變化最快的一類。

4. 央元音的韻類

根據泉州黃謙《彙音妙悟》(1800)及漳州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的分韻，從分不從合，央元音韻類可以分成 9 個字類，這等於是漳泉方言央元音韻類的「通變系統」(diasystem)。表(2)是這個央元音韻類「通變系統」的內容。現代方言並存著新舊方言變體，新發展的變體謂之「新泉音」、「新漳音」，而較古的音叫做「老泉音」、「老漳音」。漳音沒有央元音，比較穩定，大部分沒有發展出「新漳音」，用“—”表示。

本文比較央元音韻類。表中附上方音或筆者的擬音(洪惟仁 1996, 1993e, 1996C)，表中所收錄的方音變體在現代方言都還保存著，台灣已經消失的變體加* 號表示：

(2) 央元音韻類主要字類古今音對照表

		共同 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單元 音韻	1	*y	居	i	u/i	居	i	—	魚、去…
	2	*i	居	i	u/i	𠵼	u	—	自、思…
	3	*ə	科	ə	e	伽	e	—	短、退…
	4	*uə	科	ə	e	檜	ue	—	過、皮…
複元 音韻	5	*əi	雞	əe	ue	稽	*ei	e	雞、鞋…
	6	*əi	杯	*əe	ue	稽	*ei	e	八、買…
	7	*əu	鈎	*əu	io	沽	*ou	ɔ	後、貿…
陽聲 韻	8	*əm	箴	im	im	箴	ɔm	am	蔘、森
	9	*ən	恩	in	un	巾	in	—	巾、斤…

讀者應該注意到，上表中所載的所謂新泉音，有些和漳音是一致的。在以下

¹² 雖然在《十五音》韻書「富裕」與「豆乳」、「富字」、「十二」都同在〈居〉字母，讀為 ji，台灣也有一些老派漳腔唸成 ji，如「饒裕」唸成 jiau⁵ ji⁷，但這個詞快成死語了，本問卷所收的「富裕」一詞，無論漳泉腔方言都唸成-u 韻，變化的規則和「熱」字相同，所以歸為〈熱〉類。這類字泉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漳腔方言傾向於保存 ju-音，部分〈入〉類、〈乳〉類唸成 gi- 的漳腔方言，傾向於變成 lu。

的論述中我們會把〈居居〉類的新泉音變體 i 歸類為漳音，把〈居居〉類的新泉音變體 u 歸類為漳音。這些央元音韻類的韻核，共同閩南語都是央元音，只是漳州方言先變了，部分泉州方言也跟這個音變方向變過來了，只有部分方言變化的方向和漳州不一致。在統計上我們把那些和漳音一致的新泉音統計在漳音之下，只有那樣的音才分別統計在「新泉音」的名目下。本文的提法，所謂「漳音」或「泉音」只是音讀類型的編碼(code)，不一定和方言類型或方言分區一致，這一點希望讀者注意。

央元音位移研究的焦點是位移方向，大方言區決定了位移方向，區內的次方言只是執行這個音變方向的實體而已，至於位移方向摻入方言勢力競爭，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央元音韻類的新泉音雖然都趨向於變成非央元音，但是每一個韻母變化的速度不一。元音變化的速度跟音節結構有關，因此我們根據結構類型把韻母分為三類：

1. 單元音韻母——泉州方言由單個 i 或 ə 組成的韻母。在本章討論。
2. 複元音韻母——泉州方言由含有一個央元音和一個滑音所組成的韻母。在第八章討論。
3. 陽聲韻韻母——泉州方言由一個央元音和一個鼻音韻尾組成的韻母¹³。在第九章討論。

本研究將顯示陽聲韻和複元音韻母的央元音變化速度最快，單元音韻母的央元音相對的比較保守。茲將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所收 9 個韻母的涵字說明如下：

4.1 單音韻央元音韻類的字類

4.1.1 〈居居〉類

這個韻類在《彙音妙悟》歸〈居〉字母 *i，漳州《十五音》歸〈居〉字母 *i，所以這個字類叫做〈居居〉類¹⁴，這個字類主要對應於中古〈遇開三〉、部分對應於〈遇合三〉(如「鼠」字)。現代泉腔方言多半唸 [i]，少數人唸 [ɯ] 只是音值上的差異，音韻上沒有什麼區別。泉州次方言這個字類的唸法有了分化，

¹³ 陽聲韻是閉音節的一種，泉州方言的閉音節另外還有一種包含一個央元音和一個塞音韻尾的入聲韻，不過字數很少，並且都是文讀字，如「迄」、「屹」、「吃」、「訖」等，不列入社會方言調查的詞表中。

¹⁴ 〈居〉字母漳州和惠安、晉江變成 i，是平行發展，因為唸 i 的大部分是漳腔方言，所以惠安、晉江腔常被誤會為漳腔方言。事實上惠安、晉江腔除了 i→i 這個特點像漳腔，其他特點都像泉腔。

同安腔 $i \rightarrow u$ ，謂之「新泉音」，在台灣也很流行，另外泉州的惠安、晉江等次方言 $i \rightarrow i$ ，和漳州的 i 一致，因為漳音內部一致，我們把 i 變體都統計在叫做「漳音」的名目下。在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詞表中有以下的字：

1. 〈居居〉類：「魚」、「去」、「國語」、「選舉」、「證據」、「有佇咧」、「豬肉」、「箸」、「鋤頭」、「汝」、「老鼠」、「蕃薯」、「順序」、「北一女」、「煮飯」、「服務處」、「四書」。

這個韻類的涵字在原鄉泉州或漳州，同類字的韻讀是相當一致的，但在台灣，能夠保存原鄉方音的很少，大部分是漳、泉音雜揉，結果有些字傾向於讀漳腔 i 、有些字傾向於讀同安腔 u ，雖然每一個方言的取音不同，但混合的台灣方言普遍有分化為二韻的傾向。本研究暫時不處理這類詞彙擴散問題。

4.1.2 〈居居〉類

〈居居〉類和〈居居〉類來源不同，語音變化的軌跡也不一樣。如前所述，我們擬測〈居居〉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i$ ，而〈居居〉類的共同閩南語古音是 $*y$ 。 i 和 y 的區別與音讀在閩東、閩中、閩北各方言都還保存著(陳章太、李如龍 1991:76-77)。但在閩南語區 $*y$ 讀已經消失，泉州音把 $*y$ 和 $*i$ 兩類音混同為 i 。至於漳州方言雖然沒有 $*y$ 和 $*i$ 兩個元音，但兩類字的音讀是不混，所用泉音 i 韻之中有一類字對應於 $*y$ ，漳音歸〈居〉字母 i ，謂之〈居居〉類；另一類字對應於 $*i$ ，漳音歸入〈居居〉¹⁵字母 u ，謂之〈居居〉類，是中古〈止開三〉精系及莊系的文讀字。本調查的詞表選為條項的只有三個詞，兩個字：

2. 〈居居〉類：「自勳車」、「自由」、「思」。

這類字的韻讀，漳州都唸成 u ；泉州的同安方言則運作 $i \rightarrow u$ 的規律，變成 u ，和「漳音」一致。泉州的惠安、晉江等新泉腔方言隨著〈居〉字母 $i \rightarrow i$ 的規律運作，都變成 i ，在統計上歸為「新泉音」。

4.1.3 〈科伽〉類

如表(2)所示，泉音的〈科〉字母 ($*ə$) 分成二個字類，第一類對應漳音的〈伽〉字母 e 。老泉音唸 $ə$ ，新泉音變成 e ，和「漳音」一致，所以 e 變體統統計在「漳音」的名目下。這類字在我們的字表中設計了以下的一些詞項：

3. 〈科伽〉類：「一塊」、「長短」、「到退」、「落雪」等。

¹⁵ 本文所有〈龜〉字母的「龜」字，其本字都是[舟居]合形的字。詳參第四章註 14 的說明。

4.1.4 〈科檜〉類

泉音的〈科〉字母 (*ə) 還有一類跟漳音〈檜〉字母 ue 對應的字。老泉音唸 ə，新泉音變成 e。這個字類設計了一些條項：

4. 〈粿〉類：「過節」、「揣頭路」、「炊粿」、「空課」、「援死」、「回批」、「起火」、「卜也毋」（要不要）、「也未」、「和尚」、「皮」、「飛」、「尾」、「歲」、「月」。

4.2 複元音韻母的字類

如第七章 7.1.2 節表(2)所示，複元音韻母有三個韻類，即〈雞稽〉類、〈杯稽〉類、〈鉤沽〉類。爲了清楚這三個字類的古今方音變體及其關係，我們把第七章的表(2)拷貝如下：

(1) 複元音韻類古今音對照表

共同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əi	雞	əe	ue	稽	*ei	e	雞、鞋…
*əi	杯	*əe	ue	稽	*ei	e	八、買…
*əu	鉤	*əu	io	沽	*ou	ɔ	後、買…

由上表的擬音我們看出複元音韻類和單元音韻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複元音韻類的央元音沒有高、中區別，只有一套央元音 ə。由所列的漳泉變體，我們清楚的看出每一個字類都有老、新兩種，其中老泉音只存在於最保守的台灣安溪腔方言(如汐止)，其餘的老泉音，杯字類 *əe 不用說，*əu 也只存在於永春話的老派¹⁶；老漳音的滑音韻尾 -i, -u 完全不存在於台灣閩南語，在現代北漳州已經消失，但在南漳州還保存著。所以實際上除了〈雞稽〉類泉音分老新而有三種方言變體之外，其他兩個字類都只有新泉、新漳兩種。

整體而言，由閩南祖語到現代漳泉方言，音變的總方向是：(1)央元音位移爲非央元音；(2)滑音韻尾消失。但是漳、泉採取兩個完全不同的策略：新泉音企圖保存複元音的架構，而把韻核介音化、滑音韻尾韻核化；至於新漳音則傾向於單元音化，複元音韻母變成單元音韻母，爲了單音化(monothphongization)甚至不惜新生了一個和 o 對立的 ɔ 元音(即〈鉤沽〉類)¹⁷。所以上舉新泉音都是雙元音韻母，而新漳音都是單元音韻母。茲分述如下：

¹⁶ 發音人余承堯已經去世多年，*əu 韻恐怕已經跟著消失了，值得進一步調查。

¹⁷ 漳州《十五音》〈沽〉字母 *ou 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對應於中古遇開一(模)，《十五音》時代和現代南漳州、潮州一樣，還唸成 *ou，《彙音妙悟》歸〈高〉字母 ɔ，北漳州以北、泉州、廈門、台灣都唸成 ɔ；另一個來源是對應於中古流開一(侯)的字，《彙音妙悟》歸〈鉤〉字母 *əu，新泉音變成 io。本文討論的是後者，謂之〈鉤沽〉類。

4.2.1 〈雞稽〉類

《彙音妙悟》〈雞〉字母共同閩南語擬爲 *əi，但我們認爲在黃謙著書的時代(1800)已經讀成 *əe 了。大部分的現代泉腔方言已經跟〈杯〉字母的 ue 合流，喪失了央元音，但台北盆舷地帶如汐止方言的老泉腔方言還自成一個韻類，唸成 [-əe/-ue](音值的微小差異看不出什麼社會方言學的意義，在本研究中不予計較)，有時爲了方便，必要時用 TLPA(台語音標) ere 來表示；這一個韻類主要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的〈稽〉字母(*-ei)，現代漳州方言中，南漳州還唸 -ei，北漳州和台灣全部變成 e 了。這一類的涵字很多，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收字有：

1. 〈雞稽〉類：「鞋」、「街」、「挨」、「會」、「月初」、「地」、「底」、「節」、「儕(多)」、「雞」。

此外，有些例外的變化，如「提拿」(拿)字：這個字泉州腔有兩讀：thəeʔ⁸ 和 thəʔ⁸ 漳州音讀 theʔ⁸。「做」字泉音 cəe³ [tsəe₁₁]，漳音 co³。「夾菜」泉音 kəeʔ⁴，或變成 gəeʔ⁴，漳音 ŋeʔ⁴。本研究不討論這類零星的不規則對應。

4.2.2 〈杯稽〉類

漳州《十五音》屬〈稽〉字母(*-ei)的白讀字，有一部分唇音字，在泉州《彙音妙悟》歸入〈杯〉字母*ue。例：

2. 〈杯稽〉類：「八」、「買賣」、「批」、「袂」(不會)。

這類字在老泉音應該和〈雞〉字母同韻*əe，但在《彙音妙悟》時代已經進行了這樣的規律：əe → ue / [唇]_____的音變規律，歸入〈杯〉字母 ue 了(詳參洪惟仁 1993n, 1996A:154)，所以分爲二類：〈雞稽〉類和〈杯稽〉。

就是說 *əe 韻的唇音捷足先登，早一步變成 ue，其他的字到後來才紛紛變成 ue。但在漳州腔〈杯稽〉類和〈雞稽〉類同韻，在《十五音》都歸〈稽〉*ei，現代台灣漳腔音 e。

現代泉腔方言〈杯稽〉類沒有唸成*əe 的，新泉音都唸成 ue。有些泉腔方言(如汐止)因爲受到漳腔方言的影響，〈雞〉字母的音讀開始向漳音靠攏：əe → e。

4.2.3 〈鉤沽〉類

泉州《彙音妙悟》央元音韻類的複元音韻母還有一個〈鉤〉字母(*əu)，是一個文讀韻，新泉音變成 io；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的〈沽〉字母(*ou)，新漳音及台灣優勢音唸成 ɔ。這個字類的字台灣一般口語音唸 ɔ，如「忠厚」ho⁷字；但讀古詩文，或有些比較文的詞彙，如「皇后」、「後悔」等詞中，多半採用泉音 io，新泉音和新漳音兩個變體有分工的現象。本研究只選了兩個口語常用字做爲調查條項：

3. 〈鈎沽〉類：「後悔」、「貿易」。

4.3 陽聲韻韻母的字類

泉州《彙音妙悟》以央元音為韻核的字母(韻母)有以下幾個，列表如下，表中擬音根據拙著(洪惟仁 1996A:50-55)：

(1) 《彙音妙悟》央元音陽聲韻字母

	開口		齊齒		合口	
-m	〈箴〉	*im	〈金〉	*iim		
-n	〈恩〉	*in	〈賓〉	*iin	〈春〉	*uin
-ŋ	〈生〉	*iŋ	〈卿〉	*iiŋ		

由上表的擬音我們看出陽聲韻類和單元音韻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跟複元音韻類一樣，也沒有高、中元音區別。現代閩南語這個央元音也有唸成 i 的也有唸成 ə 的(洪惟仁 1996A:64-77)，有些地方是自由變體，如鹿港〈箴〉韻有人唸成 im，也有人唸成 əm，諸家擬音也有參差(洪惟仁 1996A:78-79)，但沒有對立。我們從音韻學的觀點上並不在意這種音值上的方言差，在本論文中〈恩〉字母的字不論唸成 *in 或 *ən 都歸為老泉音，並沒有加以區別。

台灣老泉區方言雖然保存了央元音，但是陽聲韻類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兩個韻類，就是〈箴〉字母和〈恩〉字母，其餘的韻母早就消失或混同了，如齊齒音的三個韻類 *iim→im; *iin→in; *iiŋ→iŋ; 合口韻 *uin→un，可以說 i 韻核消失了，或者也可以說和介音 i 或 u 合併成非央元音的韻核了；至於〈生〉和〈卿〉泉州市的現代泉州音還可分，但 *iŋ 混同於 ŋ (如莊、爭都唸成 tsŋ)，〈卿〉還是唸成 iiŋ/iak(董同龢 1959、林連通 1993)；但台灣閩南語無論那個泉腔方言〈生〉和〈卿〉都混同為 iŋ/ iik 了。台灣的老泉方言，陽聲韻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箴〉和〈恩〉兩個字母的字，因此所謂央元音韻類能夠討論的只剩下這兩個字類，其方言對應關係及變體類型已見 7.1.2 節表(2)，拷貝如下：

(2) 央元音陽聲韻類

共同閩南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əm	箴	im	im/iŋ	箴	əm	am	蔘、森
*ən	恩	in	un	巾	in	—	巾、斤…

由以上兩個新泉音的央元音位移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泉州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採取異化策略，而漳州方言則採取同化策略。這一點將在第十章詳論。

4.3.1 〈箴箴〉類

《彙音妙悟》〈箴〉字母 *im，在台灣只有鹿港老派唸 im 或 əm，新泉音

變成 im；《十五音》歸〈箴〉字母 *ɔm，現在台灣的漳腔方言還大部分唸 ɔm，但新漳音變成 am。這個字類只調查兩個字，出現在三個條項：

1. 〈箴箴〉類：「蔘仔蔘蔘」、「人蔘蔘」、「森」。

〈箴箴〉類是一個文讀音類，對一般年輕人而言，事實上比較難，許多人不會唸，在我們調查的資料出現了一個新音 ij，大概是由新泉音 im 變來的。

4.3.2 〈恩巾〉類

《彙音妙悟》的〈恩〉字母(*-in)，只有台北老安溪腔保存-in 音，有些地方如林口、溪湖唸成 ən，在本研究中不加區別。新泉音變成 un；這個字類相當於《十五音》的〈巾〉字母(*-in)，大部分漳腔方言都還唸 in。本調查的詞項有：

2. 〈恩巾〉類：「手巾巾」、「芹菜菜」、「一斤肉肉」、「樹根根」、「銀行行」。

另外「芎蕉」的「芎」字本不應歸入本韻，台灣優勢音唸成 kin，但這個詞對台北的方言而言(如汐止)大概是外來詞，因過度修正(hypercorrection)，唸為 kin，歸入〈恩〉字母了，因屬不規則對應，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列。

這個韻類文白同音，但在台灣有分為二韻的傾向，就是把漳音 in 當成白話音，而把 un 當成文讀音。所以「樹根根」多半唸成 kin¹，如果是「根本本」或「根據據」則比較傾向於唸成 kun¹。本論文不討論這類詞彙擴散的現象，以上所選的調查詞都是口語常用詞，這些詞可能比較傾向於唸白話音。

5. 三個主聲調的字類

台灣閩南語方言的聲調變體只有小差異，沒有大差異。「主聲調」的主要變項有以下三個：

1. 陽入本調的調型：「陽入」本調是高調、中調還是升調；
2. 陽平變調的調型：「陽平」同陰平唸中調或同陽去唸低調。
3. 陰上變調的調型：「陰上」¹⁸是平調或升調；

各個字類的方言變體類型及其調讀擬如下表¹⁹：

¹⁸ 泉州市方言八音俱全才有「陰上」、「陽上」的區別，其他方言既然只有陰上聲，一般叫做「上聲」不叫「陰上」，但本文既然漳泉方言同時處理，叫做「陰上」比較清楚、方便。所以保留「陰上」的調名。

¹⁹ 丁邦新(Ting 1982)對於閩南祖語的聲調有部分擬測，其擬測的根據主要有二：一是閩南語各方言的變調比較一致，但本調比較分歧，因此認為變調應該是比較存古的形式；二是閩南語各方言的變調調型大體上有一個共同傾向，根據這個傾向可以擬測古音。丁邦新的主張非常具有洞察力和啓示性，但是這種採用近乎最大公約數的辦法有一個困難，就是無法提出一個

(1) 三個主聲調主要變體比較表

	共同 閩南語	老泉音	新泉音	老漳音	新漳音	台灣音	例字
陽入本調	*130	230	30	120	220	220	著、白…
陽平變調	*13	11	—	22	—	22	茶、鋤…
陰上變調	*23	23	33	33	—	33	永、好…

以上的共同閩南語主要是根據方言比較擬出來的，升調是比較有標的聲調，由有標的升調變成無標的平調正是我們在閩南語的比較和本章的台灣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一般趨勢，因此我們根據老泉音把陽入本調、陰上變調都擬為升調，陽平的變調是平調，本調是升調，根據同理，本調應該是存古的形式，所以我們把陽平也擬為升調。

由上表也可以看出，無論泉音或漳音，升調平調化是普遍的趨勢。分述如下：

5.1 陽入本調

陽入聲本調的主要變體有：

一、升調：應屬老泉腔，鹿港的高升調[23]²⁰比較明顯，台北老泉腔的升調不太明顯，調尾沒有那麼低，在此一併歸為升調。

二、高調：新泉腔，分佈在同安、廈門，南部及澎湖的高短調比較短[30]，北部的比較長[330]，甚至脫落了喉塞音尾，變成[33]，在本中都歸為一類。

三、高降調：由高短調再變化的結果，喉塞音尾不脫落時[310]往往是高短調的自由變體，有些方言喉塞音完全脫落了[31]，兩種變體不在本文區別。

四、中長調：台灣中、北部的陽入中長調[220]，和陰入中短調[20/210]區別，有些人比一般的中調稍低，也歸入中長調一類。

五、中短調：中部以台中市為中心的方言陽入和陰入混同為中短調[20]，在

由閩南祖語到現代方言的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比如他把陽平和陽入都擬為低平[11](按原文所用的五階制標調法，下同)，卻沒有解釋潮州的高調，漳州、泉州的升調是怎麼衍化出來的，由低調衍化成高調或由平調衍化成升調等於是無標音變成有標音，這不是自然的衍化，有什麼強烈的動機會做這樣的衍化呢？依我們的看法，閩南祖語陽平和陽入、上聲應該都是升調，由升調變成平調才是自然的衍化，共時閩南語所顯示的「傾向」是衍化結果，不能倒果為因。歷史考證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裏只能討論到這裏，這個問題請待他篇詳論。

²⁰ 本文調階(register)的標調方式採用辨義調位標示法，3=高調(H)、2=中調(M)、1=低調(L)，0=休止(入聲韻尾無聲的音段)，參拙著(洪惟仁 1985, 1996B)的說明。我們假設一個音節有兩個 mora，通常一個調階連結到一個 mora，一個音節有兩個調階，所以長音時用雙數字標示，如 33=高平調、22=中平調、11=低平調，入聲後面有一個無聲的 mora。所以 30=高短調、20=中短調、10=低短調；起伏調用不同調階的排列標示，如 23=高升調、12=低升調，31=高降調、21=中降調(因為 11 實際上有低降調成分，為免混淆，稱中降調)。北部的陽入聲[220]或[330]比陰入聲[20/210]長，實際上是兩個調階共享一個 mora，用相連的底線標示。

本文的比例很少。

還有一個老漳音低升調[12]已沒落，目前只保存在斗六方言(洪惟仁 1993b: 181)，在本文中沒有出現，老泉音的升調[23]也在急速沒落，現在最強勢的是南部的高短調[30]和北部的中長調[220]。新泉音的高短調[30]在台灣南部及澎湖、新竹、淡水之類同安腔比較流行，高降調[31]可說是高短調[30]的進一步發展，南部很通行；中長調[220]是整個台灣中部以北除西海岸的海口腔以外最普遍的變體，中短調[20]則是中長調的進一步發展，台中附近很通行，但在我們所調查的老漳區和老泉區，勢力極微。

本研究的調查字表陽入本調調型的字收有：

1. 陽入調值：「著」、「白」、「額」。

陽入屬中長調的方言如北部方言，喉塞音往往脫落了：[220]→[22]，這樣就會跟陽去混同起來。因此我們也設計了一些陽去字做最小差別對，跟喉陽入比較，以確定陽去入是否混同。這些陽去~陽入的最小差別對有「趙」~「著」、「父」~「白」等。

在本研究中喉塞音是否脫落另外處理，本文中暫不考慮這個問題，不論是否脫落都歸入中長調一類。

5.2 陽平變調

陽平變調，漳腔同陰平，泉腔同陽去。泉腔方言所有的陽聲調變調都一樣是低調，陽平變調和陽去變調、喉陽入變調都混同了，但和陰平分別，因此陰平「新學院」sin₂₂hak₁inn₂₂(中平調)和陽平「神學院」sin₁₁hak₁inn₂₂(低平調)不同音；但是陽平變調：「流水」和陽去變調「漏水」混同了，都是lau₁₁cui₃₁(低平調)。偏漳的台灣優勢音則相反，陽平變調(中平調)和陽去變調(低平調)不同，而陰陽平卻混同了，因此「新學院」同於「神學院」，都是sin₂₂hak₁inn₂₂(中平調)；但是「流水」lau₂₂cui₃₁(中平調)和「漏水」lau₁₁cui₃₁(低平調)則有區別。爲了調查這個變項，我們設計了：

2. 陽平變調：「茶_{*}」、「鋤頭」、「神_{學院}」、「流水」。

我們在問卷上設計了一些最小差別對，如「(一)袋_{*}」和「茶_{*}」相對，「豬頭」和「鋤頭」相對，還有「新_{學院}」~「神_{學院}」和「流水」~「漏水」兩對，做爲補充。有些年輕人部分詞彙不會說，沒關係，只要能夠提供給我們區辨陽平變調的變體類型的歸屬便可以。

5.3 陰上變調

陰上變調主要有三個變體，漳腔唸高調[33]，老泉腔唸升調[23]。如「永遠」

漳腔 ing₃₃ uan₃₁，唸成 ing₂₃uan₃₁，現在新竹、梧棲、鹿港、台西等所謂「海口腔」仍然這麼唸，但是升調在沒有中，新泉音也有一些方言平調化了，變得和漳腔一樣。爲了調查陰上變調的調值變異，我們設計了兩個字：

3. 陰上變調：「永遠」、「好額」。

6. 結論

比較方言學與方言類型學的研究是現代方言學的基礎，如果這個問題不先解決，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的研究即無法進行。本文對於前人的閩南語方言比較工作做了批評，我們認爲傳統方言的比較以中古音爲座標是錯的，應該以當代方言爲座標。

但是方言比較應該有一個有一個比較系統性的分析方法。本文介紹了 weinrich 的 diasystem，並和陸法言的《切韻》做了比較。

本文認爲《切韻》是一部偉大的通變系統研究作品，但是漢語方言學家如果要做更細密的研究，應該認識它的限制而有所突破不能把《切韻》當成一部永遠不能修改的「聖經」。本文呼籲現代方言學家應該趕緊擺脫對於《切韻》的迷信，轉而對現代漢語各個分支語言編輯各自的《切韻》，現代閩南語不妨編成一部「閩南語通韻」之類的韻書。這樣的通變系統是構擬閩南語祖語的唯一依據。

通變系統也可以做爲非傳統方言學調查研究的根據。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調查和傳統方言學最大的不同是它們把中心放在有語言內部的差異性上，其詞表設計與分析只有根據通變系統的研究。

本文以聲母〈入〉字頭、央元音韻母以及具有升調變體的三個主聲調等變項做爲通變系統分析的實例，以說明其應用方法。